

中年人是不会轻易落泪的。人到中年，经历的事自然多了起来，生离死别、风流云散，应该不止一次两次地从他的眼前、从他身旁擦肩而过，那常常缀满痛苦与喜悦的有着高蹈情怀的眼泪，虽然不能说有些许麻木，但也应该有些许迟缓了，任凭心潮澎湃或者心如刀割，种种感觉在内心深处处理起来自然不会一团乱麻，而是有了一种理性的从容与镇定，甚至可以说，有了某种雅致与坦然，不是随便随时能打动并打通泪腺这道关卡。当然，人到中年，特别是中年后期，由于泪腺逐渐老化，被风吹出来被沙挤出来的眼泪不在其列。

我与此有些相反。并不是我非要与大家相左，故意异秉，用我妻子的话说，你那眼泪不怎么争气，也不怎么值钱。我感觉真就是那么回事，一旦某些条件成熟或者具备，我的眼泪便悄悄打开那似乎没有上锁的门，流了出来。我甚至感到我性格中没有了一个中年人遇事时应有的淡定，没有“玉性”——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词，管仲说，玉有九德，“叩之，其声清团彻远，纯而不杀，辞也”。我被叩之后，往往越来越激动，有时如临大敌，特别那些激动的画面、激动的文字、激动的评语一旦推波助澜地提供给了我，如果这个激动是声嘶力竭式的，我便义愤填膺，恨不能当场为之肉搏，估计血压会上升到200mmHg，所以我平时吃降压药是正确的；如果是柔软的，软到了心尖上的那种，我便情不自禁潸然泪下，害得我常常为此很不好意思地当着一堆人的面背过脸去或低下头去。从背过脸去或低下头去这个动作来讲，我这个年龄是反常的，因而我怕他们说：根本不关你的事，你激什么动，流哪门子泪呢？我何尝不知道不关我的事！但它就是流了下来，似乎就关了我的事。

也许这方面我有些遗传，我父亲在他中年特别是晚年时似乎也经常这样。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儿子刚满月。我在家排行老小，儿子在他那一辈子自然也就是老小了。家乡的传统，老小全家呵护，格外的珍贵！据后来三哥回忆，父亲那一年从正月初一下午就突然不高兴，到了初二的上午一个人在北风劲吹的塘坝上来回走，一会望望

田野，一会望望马路，家中来了亲戚也不管不顾，到了下午干脆就一个人悄悄去睡了。实际上一家人都知道他的心事：盼着早点见小孙子，盼着我快点回来，盼望小孙子快点回来。但毫无办法，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更不谈手机，等一个人等一件事几乎就是一个痴字，而痴等又是唯一能做且似乎是有效的办法。记得是正月初三，我与妻子刚步行到离家还有几里地的邓屋，远远就看见了三哥，三哥同时也看见了我。我当时心里一惊：跑几里路来接我，莫非家中有事？

“你这个贼料，到现在才到这儿，家中都过不安了！”（家乡话喜欢褒义贬出，贼料、犛子等表达的都是喜欢）三哥边开心边劈头盖脸地数落，然后就激动地把父亲昨晚就没好好吃饭的事告诉了我与妻子。

有侄儿早早就跑回了村子报了信。我刚踏进家门，父亲就已经起了床，见着他那眼神怪怪的样子，我感到三哥在路上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了：自从母亲一年前辞世后，父亲就成了个老小儿，喜怒无常。此时他故意不理我，如饥似渴地一把就从妻子手中抱过了他的孙儿，我看见他的双手在微微发颤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老婆子，你小孙子到家了！”我看得真切，他用袖子多次拭了拭自己的眼眶，嘴唇在禁不住地悄然抖动。妻子悄悄对我说，好好的喜事，老头子哭干什么呢？我说我也不知道。

十分钟过后，父亲便谈笑风生了，问这问那。一家人这才可以开心起来……

据说，马尔克斯在一段采访中回忆自己在写《百年孤独》时，曾因书中布恩迪亚上校的死亡而哭泣。不仅马尔克斯，钱中书写《围城》也流下了泪。我知道我无法与这些经典人物比，但我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我感到我的眼眶也湿润了。这就是触及到了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吗？但我不信。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眼泪，而是对父亲的行为与举止感到不可思议？像个旁观者，而当时应该更有现场感，更有可读性与柔性剂。也许这就是回忆的效果。回忆让事情更加真实，让感情更加逼近脆弱，而现场往往不真实。

人到中年，真是说不清道不明。我现在常常与电视剧的演员一起流泪，有时演员还没流我就流了出来，与书本中的主人公一起喜极而泣。妻子经常笑我。按理说，女人喜欢流泪，那么与我一起看电视的妻



月光城 散文

金国泉

中年泪

子为什么没有流泪？妻子说她知道那是演的，是假的。我说我难道不知道吗？

事实上，真正悲天恫地之时，我却不流泪，不是不想流，而是流不出来。我常常佩服那些演员，他（她）们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。在此我要说明一点，我没有半点对演员的不敬之意，我十分敬重他（她）们的才艺，他（她）们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很快替换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，似乎是一键敲定式地按照剧本作者设计的路线或者轨迹一直走下去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我永远创造不了这个奇迹。但我对另一种奇迹是痛恨的，那就是职业哭丧者，那是一种对情感的抄袭与亵渎，甚至是一种出卖灵魂的行为。他们边哭边收钱，然后谈笑风生扬长而去，让人十分恶心。

父亲去世时，我想前想后，想着父亲为儿为女南移北迁悲苦的一生，想着儿女们都有儿女了，全家经济条件刚刚好转，有条件能让他享些福的时候，他却离开了我们，内心翻江倒海，脸上却总显出不应有的平静，虽然眼有红圈，但那也是因守夜所致，并非因了悲伤的眼泪。虽然姐姐嫂嫂们一旁的哭喊感人肺腑，可就是打通不了我的泪腺，我似乎到了那种风平浪静的港湾，所谓中年人呆的地方，谁也没有办法，只差一点就成庄子“鼓盆而歌”了。

但几天后我却流泪了，全家人在为父亲整理遗物时，居然找不到父亲的半张照片，妻子找半天才在父亲的一件上衣口袋里发现了21.5元人民币及一张字条，虽然字体歪斜，但我一眼便认出是只读了半年私塾的父亲所写：其他孙儿我与你们母亲都有过多多少少的服伺，唯独小孙子没有，这二十元就给小孙子买个书包吧！据妻子回忆，有一张10元钞票她记得非常清楚，那上面有一条不知是谁用笔从中间划过的痕迹，是当时父亲在我家小住时妻子给父亲买早点用的。我一下子闸门大开，泪如泉涌，嚎啕起来。奔波劳累了70多年的父亲，没有任何遗物，真就遵循着他生前的一句玩笑：我死后不占你兄弟姊妹家的任何地方，省得你们到时烦我，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。但他老人家临终前想的却仍然是为儿为女……这就是他70年的遗产吗？

我常常想，我的这种流泪，如此难以逆料，有没有超

出中年人的情感光环？一直有一种观念叫触目恻心。什么是触目？为什么触目让我有时恻心有时不恻？那些年青人的情感本应该比我丰富许多，所谓血气方刚，但他们却比我稳重，比我更具智性。

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是谁写的已经不记得了，但记得其中一句话，叫“笔墨等于零”。我感到此话有些过，与我的这个中年泪不相符，甚至相反。所谓“笔墨”对应的当然是离开了现场，或者说没有了现场感。即便是在现场写或者画下来的“笔墨”，它也肯定是一个回忆的产物。我经常在现场时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但一旦进行某种回忆状态，我可能就如前所述了。

记得《西游记》中的孙大圣与我也有过类似一幕。三打白骨精那一章节，唐僧肉眼不识妖魔，逼走孙悟空，悟空万般无奈之下，不得不回到花果山，但在回花果山的途中，听着东洋大海的潮声，竟回想起了黑白不分的师父，情难自控，洒下热泪。

石头化成的孙大圣尚且如此，我等肉身肯定就难逃此一劫。如果我们仔细想来，似乎人类的一切情感所至的泪水都因回忆所至，是回忆对泪水加温变热，然后滋润人类那有些干裂的心田。中年人经历得多，积蓄得丰厚，自然就有了回忆的资本，有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可供自行选择自行匹配的接口，因而善于回忆，动不动就想当年，想当初……

有人解释我是一名性情中人，言下之意，性情中人是顾一切的。我感到这话过于潦草，也很不负责任。可以说每一个人皆性情中人，人生天地间，七情六欲不可跳出。吴承恩让石头替他流泪，曹雪芹也让石头为他千般情万般爱，写下这些“石头”时，估计他们也如我已是中年。

